

Ying Wang
鹰王

蒋胜男◎著

我就是我，不要幻想着爱情能使我变得柔和，

不要幻想着温存能把我软化。

你要爱，就得爱我的全部，不仅仅是我的容貌和偶然闪现的温柔。

*Ying
Wang*
鷹王

蒋胜男◎著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鹰王 / 蒋胜男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7

ISBN 7-80187-763-2

I. 鹰... II. 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3722 号

鹰 王

策划: 红书坊工作室

作者: 蒋胜男

策划编辑: 萧色

责任编辑: 刘春梅 李林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通州皇家印刷厂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32 开

版次: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87-763-2/I · 247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

爱，不仅是朝朝暮暮长相守，也是势均力敌，也是永远的挑战和记挂。

与其让狄天澜留在我的身边，失去他的光彩，倒不如我们两两相望于江湖，斗智斗力斗天下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每想起他来，我就会充满了活力。

我天生是鹰，不是个受宠的女人，被爱的女人。





他深深地看了沈鹰一眼：“我该不仅仅是用爱来包容你，更应该用力量征服你。”

他大笑后退后，拉起雷青与雷白冲破屋顶，冲天而起。

夜空中，只听他远远传来的笑声：“鹰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”



我就是我，不要幻想着爱情能使我变得柔和，不要幻想着温存能把我软化。

现在在你面前的，是最真实的沈鹰，你要爱的人，就是这样的骄傲无情和不可改变。你要爱，就得爱我的全部，不仅仅是我的容貌和偶然闪现的温柔，或者是你得不到的那种感觉。因为我已经爱上了你，所以，我也要你爱的是全部的我，不要是你幻想中的我。这份爱里，没有自欺欺人，没有背叛和逃避。哪一天我们之间没有爱了，可以决断地走，而不必有后悔、有自怜、有感伤，甚至认为自己被爱情所欺骗了。



当狄天澜走进山洞时，他并不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事。

他这几天其实一直在躲一个人，就是百药门的掌门蓝丝。但他这个人一向乐观，从来没为自己所做过的事反悔过，包括闯苗疆、遇到蓝丝。

蓝丝其实是个很可爱的姑娘，虽然有那么一点任性刁蛮，但对他却是情深一片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当他离开她时，会有这么大的麻烦和风波。

蓝丝亲率百药门，放出百毒，一路追杀而至，连她自己的本命金蚕蛊都放了出来。幸好狄天澜的武功不弱，其他异



术也懂得一二，才能在不伤了蓝丝的情况下，破解了金蚕蛊毒。

此刻他正想着蓝丝临走时说的话，一字一泪：“狄郎，我不甘心。我和你在星光下，在万花丛中的快乐，跟你在一起的十天，让我觉得我以前的人生，都是白活了。这样的快乐，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，说抛得下就抛得下？”但是蓝丝为什么不明白他的心意呢？他的走，正是要把短暂的快乐变成永恒，因为在这十天里，他们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，接下来的日子，不会比这十天更快乐，爱情却反而会因为时间的推移，变得不再美丽。就算他留下，他的热情已经消退，他也不再是那个跟蓝丝一起看星星喝蛇酒的狄天澜了。

想到这里，他的心情忽然变得很低落，如果一段美好的爱情，会招来麻烦的后遗症，未免不符合他快乐人生的原则。

至少，他得修身养性个一年半载，别去招惹人家女孩子了吧！虽然当他看到寂寞的女孩子、不快乐的女孩子、美丽的女孩子，他会动心，会想带着对方、进入人生快乐的天地之中，但是如果后



果适得其反，非他所愿，未免令人惆怅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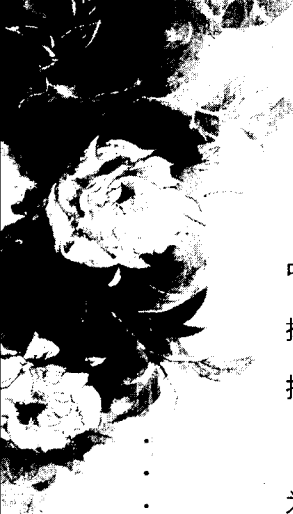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狄天澜发誓要修心养性，做一个君子的时候，他听到一阵琴声——

琴声是从山洞中传出来的，琴声悠雅婉转，竟是说不出得动听，听在耳中，仿佛如漫天雪花飘洒，却有那梅花悄然吐芳，丝丝香气，沁人心脾，又似见寒蕊在风中轻轻舒展，雪花在梅花的香气之下慢慢融化。梅雪同于极寒之处盛开，却又是相知相惜，梅花盛开雪花消融，竟是说不出的怜惜与依依不舍，不觉胸有惆怅之情，难以遣怀。却听那同一段琴音，在不同徽位上重复三次，那梅雪相怜之情，每一次重复，既有相似，却让人心中有着不同的感触。

狄天澜静听琴声，往事翻浮，竟不由得痴了。

琴声停下，只听洞内深处，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：“弦作变徽之调，不知有何方高人聆听？”

狄天澜待要上前答话，忽然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，心念一转，自革囊中取出随身携带的玉笛，一缕笛声飞扬而出，竟也是一曲洞中人方才弹奏的《梅花三弄》。只是他的笛声清澈高远，却非方才洞中人的缠绵惆怅之意。只听他吹奏到徽位三弄之时，变为下声弄、高弄、游弄，技法高超。同样的曲调，琴笛吹奏不同，却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

笛声渐低渐轻，仿佛有邀和之意，忽听得洞中人幽幽叹了口气，琴声又起。琴声低沉，笛声悠扬，琴笛相和，初初颇有涩意，渐渐地越来越是合拍，越来越是投契。

狄天澜边吹着笛子，边向洞内走入。山中颇为幽深，渐行渐宽，渐行渐暗。走了一会儿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却见前面极宽大的一处洞穴，一泓清泉绕洞而过，水池中却有一块平如桌面的大石，一个白衣女子正坐在上面弹琴，月光自穴顶照下，掩映她青丝飞扬，此情此景，似仙似幻。

狄天澜不由地呆住了，笛声也停了下来。

那白衣女子抬起头来，看着他微微一笑。

狄天澜的心，仿佛有一刹那已经停止跳动，忽然觉得说不出来的喜悦和平静。

他不知道是他走上去，还是那女子走下来，两人涉过水池，取出革囊中的兰陵美酒，执手相望，微微而笑，一切都尽在不言中。

那天他们一个字都没有说，所有的话，在彼此的眉目之间，在琴弦的拨动中，在笛中的轻吹中，都变得不再重要。





他们欢笑，他们喝酒，他们醉熏熏地相互泼水直至对方的衣服湿透，然后……然后……

在春天的气息中，在月光下，在兰陵美酒的魔力下，一切都发生得这样自然，像是呼吸空气一样……

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洞顶照在狄天澜脸上，狄天澜习惯性地伸手向旁边揽去，然而他伸了个空。

狄天澜迷惘地睁开眼睛，他看到自己在一个山洞中，身边放着玉笛。看着洞顶的阳光，看着身边的清泉，他慢慢地回想起昨晚的情景；他微微一笑，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。

他向洞中看去，没有琴，没有人，除了他和他所带来的笛子、酒、革囊，再也没有其他东西。整个山洞中只有他一个人，忽然觉得心里一空，像是少了什么东西似的，只想再相见昨夜的那个神秘女子。

他抬头大叫道：“喂——你是谁，是人是仙，还是山中精灵，鬼狐花鸟。不管你是谁，请再现身一见——不要这么来无影去无踪的，难道要我把云霞烟雾当成你的踪迹吗？喂——”

他自己一边叫着，一边也不禁笑了：“你不出来是不是，你不出来我就找不着你了吗？就算你是山精水灵，也会留片羽毛，留个花瓣的是不是，我总能把你找着的，到时候你可



别被我吓一跳——”

一把三寸长的桃心木梳，握在这苍老的手中，已经足足有一刻钟了。

狄天澜的耐心也已经用尽：“余不知，怎么样，难道这么明显的标记，你都看不出来历？”

余不知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，恰恰相反，他起这个名字，就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。余不知，外号“彻天机”，武林之中谁要有什么事不明白，都会来向他请教。

自然，一个知道太多的人，一般也不是谁都能找到他，让他说话的。

余不知放下梳子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不错，这是明显的标记，这把梳子是京城内造府出品的，你就算不问我，问问内造府，也能知道来历。”

狄天澜笑了：“可是问他们太麻烦，我只想在最快的时间内见到她。”他轻啜了一口手中琉璃盏中的白坠春酿，十分写意。

可是余不知看着他的脸色，却是十分沉重：“我不是不知道它的来历，只是在考虑，我该不该



告诉你。”

狄天澜跳了起来：“什么，老余，你竟敢考虑？”

余不知叹了口气道：“对你来说，一个春宵一度的女人，在你的生命里有无数个，这一次，何不放手让她去了。这事儿我告诉你，你横竖都是要放手的，也无谓多此一举。你若是不肯放手的，我怕我多一句嘴，会惹出连我也无法预料的结果来。”

狄天澜指着他的鼻子笑道：“让我来猜猜，能让你老儿说出这种话的，这梳子必是大有来头……”

余不知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一动不动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说过。”

狄天澜笑道：“居然敢劝我别生事，你是知道我的，这些年为着这种事情，天南地北的也不知道惹了多少冤家来，真要说起来，动不了的也只有三家。北方那个守财奴，南方的严大嘴，还有就是那只鹰——”

狄天澜所说的，正是当今武林中最有势力的四个人，北方狮王、南方鲨王、西方狼王及东方鹰王。

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三百年。

自武林中不世奇才日帝去世之后，他所创的朝阳神教也随之瓦解。此后江湖中各有纷争，便如春秋战国一样，到后



来，大派吞并小派，逐渐确定了武林新格局。

如今武林中又有四股新势力崛起，各据一方，这四王俱是武功高强、雄才大略之人，手下更是统帅着一批虎狼之师。

这四王的特征，一言以蔽之——狮王好财、鲨王好杀、狼王好色、鹰王好权。

余不知听到狄天澜说到武林四王，已是脸色发白，干脆掩起耳朵来：“我什么都没听到。”

狄天澜继续道：“老狮子出了名的守财奴，金子女人都得放在他一眼便能看得到的地方，他的女人跑不了这么远。对于严大嘴来说，再好看的女人，他也只要一颗心来下酒，只要有好处，他是不会在乎的。剩下来的，只有那只莫明其妙的鹰了。”

余不知干脆连眼睛也闭上了。

狄天澜想起这四王的资料，皱起了眉头，喃喃地道：“若是那只鹰的话，听说他阴鸷狠毒，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我找找他的资料……”

他自行站起来，走到余不知的身后，打开抽屉，找到卷宗打开，大声念道：“‘东境鹰王沈鹰，

